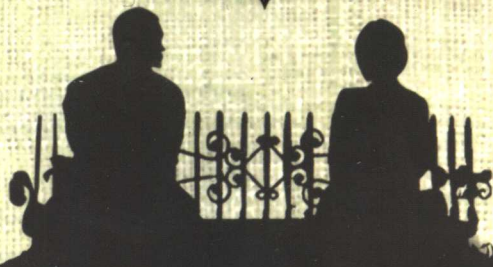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幕诠释普通 百姓酸甜苦辣 的悲喜剧

一部着意刻画 中国式“堂吉河德” 的温情力作

大众情人

张鸿疆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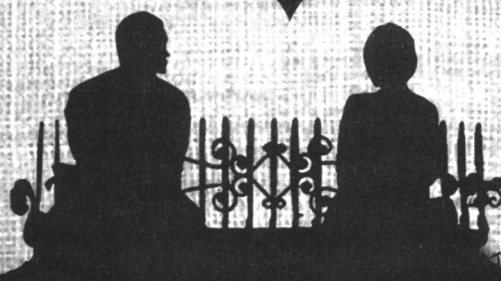
POPULAR
LOVER

一幕诠释普通百姓酸甜苦辣的悲喜剧

一部着力刻画中国式“堂吉珂德”的温情力作

大众情人

张鸿疆◎著



POPULAR
LOVER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众情人 / 张鸿疆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
2007.4

ISBN 978-7-5057-2349-8

I. 大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7799 号

书名	大众情人
作者	张鸿疆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规格	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· 550 千字
版次	2007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349-8
定价	36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第一章

是我错了？还是这个世界错了？

1人们都说，憨人有傻福，可是，最近憨哥遇到的，全是些倒霉事儿。而且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，像劣质山楂果做成的糖葫芦似的，串成了串儿，让他感到又酸又苦又涩，横竖心里不痛快。于是，连花生豆也没吃，他就咕嘟咕嘟喝了一瓶六十度的二锅头，摇摇晃晃从家里出来，要到外面去透透气，否则没法活。母亲又操着沙哑的声音在喊：“别人说你憨，没错的，你就是憨呀！婚事咋就不放在心上？真要活活把我气死不成？”他没理这一套，依然回了句：“我是憨，谁叫我脑袋进水了！”直把母亲撞到了南墙。

因为华北大地震那年，京津唐地区为了防震，无论男女老幼都住进了简易的防震棚里。正是在那个灾难性的龙年，他出生了。母亲头上包着围巾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“龙年生子，该是龙子”，忽然，哗啦一声，大地的余震把防震棚晃塌，襁褓中的他，顺着坡儿，骨碌骨碌就滚进了运河。

在母亲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中，邻居王大爷、张大妈等人跳进冰冷的河里，奋力抢救。当人们捞起他来时，都惊讶地说：“这孩子活着像死了一样，脑袋比常人大出三五圈去，咋不知道冷，咋不知道饿，咋不知道哭，就会憨憨地笑？”母亲见他没死，再也不敢相信“龙年龙子”的说法了，急忙请来在医院接生的魏大夫。经检查，得出的医学结论是：这孩子脑袋进水了，今后很有可能智力出问题。

由于他姓韩，又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所以在去派出所报户口时，母亲碰到了居委会主任张大妈，问给孩子起个啥名儿好？都寻思了几天还是没想出来，张大妈琢磨了一阵子就说：“就叫他韩革吧。”

其实，母亲偷偷去过寺庙，烧过香拜过佛，庙里的和尚根据时代和人物的特点，为他起的名儿叫“憨哥”。

母亲诚惶诚恐地回来，天天念叨着：“憨哥憨哥，劫后逢生好养活。”的确，此话得到了印证，在既往的二十多年里，他没病没灾，没苦没难，幸福地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。

可是最近，他喊着“二十一世纪了，憨哥的时代到了！”本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，却像中了邪似的，秽事一件接着一件，把他搞得晕头转向，一时找不到北了。

邻居胡喜比他小好几岁，算得上是个朋友，可这小子根本无法理解他的心情，整日嬉皮笑脸地催促他说：“玩深沉呀？都二十一世纪了，还这么不开化？你点个头，我就好给你操办婚事，兴许能冲冲喜呢！从此呀，你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了！哥呀，都说你憨，你真的憨吗？难道不知道和女孩儿在一起幸福吗？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的和尚吗？”他甩开胡喜的纠缠，打了个饱嗝，喷出浓浓的酒气，瓮声瓮气回道：“我就是不开化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憨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和尚，怎么了？”

他摇摇晃晃往前走，毫无目的，毫无感觉，只看见天是红红的，云彩是蓝蓝的，太阳像个乌





•大众情人•

紫的饼儿，一会儿圆，一会儿扁。从那里面射下万丈锦丝，诱得他非要去抓去摸。然而一伸胳膊，却抓了个空，手里什么也没有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也不知走了多远，糊里糊涂之中，他觉得眼前香烟袅袅，似乎到了一座寺院——也许是一个餐厅，或者一座超市……忽然，他酒性发作，胸中一阵恶心，就要呕吐。猛一抬头，用手向天空指指点点，胡言乱语不知说些什么。

这时，有一位和尚哈哈大笑，来到他的身边，大喊着：“缘分呀缘分，你有慧根！”就顺着他的手指说：“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你就站在这儿。”

他却一把打了那人的手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你说的那是手，那是五个指头，而不是我看到的東西。没有它们指点，太阳照样是太阳，月亮照样是月亮。”

他实在不知道，自己说的是醉话还是醒话，只觉得身边的人群呀，汽车呀，树木呀，都在向后匆匆移动，自己的身子被那和尚带着，飞速地向前迅跑——跑落了太阳，跑来了月亮，还有星星：一颗、二颗、三颗……满天都是闪闪烁烁的眼睛。更让他好奇的是，一个滚瓜溜圆的光脑袋，摇呀摇地在眼前动来动去，晃得他眼冒金花，以为是颗星星，就欣喜地伸出手去摸，却觉得是个和尚的头。细细听，晚风之中，似乎有人一遍一遍地在说：“缘啊缘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……”

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星没了，天渐渐亮了。他觉得，经历了一场梦幻似的，自己此时醒过来了。仔细看看周围，原来自己坐在一个新绿化的小公园里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就疑惑地说：“我好像是被谁带到了这儿，那和尚呢？”他抠抠脑袋，发现头顶光秃秃的，地下满是碎头发，就说道：“光头还在这儿，和尚没跑，而我上哪去了？”

正百思不得其解时，他就听见母亲和一些街坊邻居都在喊：“这一夜，憨哥跑哪去了？天都亮了，咋还不回家？憨哥呀憨哥，咋就这么憨？”

他仔细观察一下周围，发现自己坐的这儿，离自己家并不远，本想回一句“找我干什么？我都找不到自己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”，但却抠着脑袋，没敢跟人们打照面，心里在说：“平日里好好的，都说我憨，昨晚大醉一场，脑袋也稀里糊涂被人剃光了。如果叫他们看见，还不把人骂死了？”

于是，他赶紧回了一句：“妈呀，你们别费心找了，我丢不了，无非喝了些酒，到外面透透气罢了。现在，我醒了，这就上班去！”

他匆匆离开了这儿的时候，心情开朗了许多。因为旭日东升，红霞满天，鸽子在天空飞翔。孩子们正去上学，年轻人在长跑，老年人在打太极拳。他由衷地说：“不管前途是好是坏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又开始了。”

2 一阵劈里啪啦的鞭炮之声，从一座四合院中响起，把天上的鸽子惊得炸了群，慌慌乱乱向四面八方逃散，连居委会黑板上挂着的“人口普查”标语也被震落下来。

胡同口，急匆匆挤出一个画着三角眼、白鼻梁小丑戏妆的老汉，扯着嗓子喊着：“今天是啥日子？我耳朵背，你们听，你们快听呀！”他是王大爷，六十岁上下，紧张地扶一扶欲坠的戏帽，还想说什么，又怕误了听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闻声后，胡同里又挤出几位画着大红脸，着戏妆的老太太，她们都七嘴八舌道：“好啊好，许

是谁家结婚办喜事吧？”

王大爷对门内喊道：“张主任，你无非是装新娘嘛，还真的当起新媳妇来了？咋这么磨蹭？快出来看呀，看真新娘子！”

居委会张主任，人已发胖，果真是旧式新娘出嫁时的扮相，边出门边往头上戴花，笑着嚷道：“新娘子，临上轿才扎耳朵眼！哈哈哈哈哈……当新娘真好……”

王大爷与众老太太笑道：“你这新媳妇儿，还没上轿，迎亲的鞭炮就响起来了！”

张主任听了听，笑道：“是呵是呵，哈哈哈哈哈……刚想睡觉，就给了个枕头；刚遇着雨，就得了把伞。”她立马停了笑声，严肃地说：“不对！咱北京禁放烟花爆竹这么多年了，谁在违犯规定？”王大爷伸脖望着道：“像是他韩大妈那院儿。”

李大妈对陈大妈等人说：“如此看来，愁哥找上对象娶媳妇了？还说他愁呢，还说他当今时代格格不入，”拍一下大腿，又说道：“喝，前两天，他还去美容店理了个时髦的头呢，头发又光又亮，原来是预备着当新郎官呀！”

王大爷笑着嚷：“谁说不是？我见他打扮得那么精神，就问他啥时候办喜事。他冲着我嘿嘿笑，我想一定是快了。没料到，今天就……”接着伸长细细的脖子，嗓门提高八度道：“好事！好事啊！这下，韩大妹子再也不用为儿子的婚事犯愁了！”

“那也不能放爆竹！我得去管管！”张主任制止住了人们的喧闹，边说边向前走，并从口袋里掏出红袖标戴上，一挥手道：“你们都愣着干啥，还不快跟我去瞅瞅！”

陈大妈捧着大红裙子，问道：“张主任，咱这秧歌比赛咋办？”

张主任说：“那只是业余活动，误了就误了，先紧这正经事吧！”

王大爷边跟着走边求情：“嘿嘿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不是？嘿嘿，愁哥这孩子才回来，不懂制度，不是？嘿嘿，你可别训韩大妹子……”

李大妈笑道：“愁哥的问题解决了！王大爷，瞧你乐的，想必你老人家是要娶韩大妹子呀！”

王大爷停步嚷道：“尽瞎咧咧，小心我急了撕你们的嘴！”

张主任望着王大爷道：“对呀！这不全齐了？”

王大爷一把捋下戴着很不合适的戏帽，紧追几步，抢白道：“你……你这当领导的咋也没正形呀！”

张主任和众大妈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胡同口，韩大妈拎着些水果，气喘吁吁向家走。儿子的事，把他搞得晕头转向。虽然一夜没睡，但仍然早早就起了身。她边走边嘀咕：“闷葫芦呀，就知道喝闷酒，什么心事也不给我说，把身子骨憋坏咋办？”听见劈里啪啦的响声，停步说道：“客人来了？这么快呀！我赶不上了？我……”她正想加快步子回家，张主任、王大爷等人急匆匆赶来，相见后全愣住了。

王大爷赶紧接过她手里的东西，关切地说道：“大妹子，向你道喜了！苹果香蕉喜糖早几天就该买呀，看把你累的！其实呀，都是街坊邻居，你提前吱一声，让我们这些闲人跑跑腿，还可以锻炼身体，心情又舒畅……”

张主任打断王大爷的话说：“韩大妹子，结婚是好事，可也得管管你那儿子，不能违反规定，乱放鞭炮呀！”





韩大妈被说愣了，大张着嘴巴，半天才回道：“结婚？我儿子？他上班走了呀！”

王大爷的三花脸一颤一颤，更像个小丑了。张主任也摇晃着凤冠，瞅瞅李大妈和陈大妈等人，大家都面面相觑。

3 出租汽车公司院内，停着几辆红色夏利车。正面一排办公室，挂有“会计室”、“安全调度室”、“经理室”等牌子，七八个司机的哥，围着正擦车的憨哥哄然大笑。

大胖子孟师傅说：“好你个憨哥，真是引领时代潮流，比周杰伦还时尚呀！昨儿个还留了个小分头，今天来上班却剃了个大光蛋！哈哈哈哈……行呀行，你可真是百变金刚呀，全公司的人都成了你的粉丝！”更有一些的哥，研究起了憨哥的装束：有人说是复古型，有人说是超前型，有人说是后现代，有人说是行为艺术——因为许多年之后，在首都北京，在的哥行列之中，新来的憨哥，居然穿着文革时期的绿军装。

在人们的笑声和猜测声中，憨哥终于抬起了脑袋。阳光在头顶闪闪发亮，把孟师傅等的哥们的笑声立马抑住，大家全都围拢上来，谁也不再说话，像看动物似的，观赏着憨哥的一举一动，就想听听他说些什么。

“我没有犯错误……”憨哥一脸严肃，瓮声瓮气说：“你们咋老是笑呀？是不相信我的话？我没说谎呀，骗人我是小狗！”

众人等了半天，却等来这句话，也就不再追究小分头变成大光蛋的问题了，猛然爆发出比先前更加猛烈的笑声。

“真的，我是好人！”憨哥红着脸，又申辩了一回。

孟师傅擦着因笑而出的泪，转身嚷起来：“头儿——这人愣不明白，还得你再给开导开导！头儿，你快来呀！”

瘦精精的李经理，从经理室走过来，制止住孟师傅等人的喧闹。当发现今日的憨哥成了和尚，也禁不住笑了一声，但很快镇静下来，上前对憨哥道：“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？又不是非得犯错误，才来咱这儿。这是哪国的说法呀？”

憨哥脸憋得通红，擦了把汗说道：“李经理，我知道，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；我也知道，能干的哥就很不容易了。可是，我真的没犯错误呀……”

李经理望着憨哥的光头和绿军装，就说：“你呀你，咋就一根筋呢？还说没犯错误呢，你知道吗？如今看守所里的人，才是你这打扮呢！”觉得这话有点过，便补了一句：“放心吧，虽说咱公司小，可大伙都不欺生，都把你当哥们儿看待！”

孟师傅腆着大肚子，拍拍憨哥肩膀道：“请问，你是中国人吗？”

憨哥正对着李经理的脸，猛地扭了过来，觉得这话问得唐突，就梗着脖子答道：“是啊！怎么……”

孟师傅瞅了瞅李经理，又与众人大笑着说：“我看你像个傻老外！咱拉活时，常见到那些老外剃了光头，穿着军装，戴着毛主席像章，满街乱跑……你呀你，怎么连这点中国国情都整不明白？你来这儿，不是下放，这叫改革，你懂吗？甭说你韩革了，就连中央那些部长、局长不也都……”

“我韩革和大官儿们可不一样！”憨哥打断了孟师傅的话，认真地说：“我又没干坏事，真的……”

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

憨哥被人们搞得很不自在，扭着大光脑袋说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接着自言自语道：“难道我是坏人？我本来就规规矩矩嘛！”

李经理边笑边指着憨哥说：“看来孟师傅说得对，这花名册上的‘韩革’呀，真该改叫‘憨哥儿’喽！前天你还给我递了一个决心书，说是不管怎么着，你也要做时代的先锋——这装束打扮，的确够先锋，可是一说话，就露了馅儿，就露了怯。”

“憨哥呀憨哥，”孟师傅拍着憨哥的肩膀说：“我不说你是隔世之人了，也不说你演绎《大话西游》了，我只想……”

憨哥用手拨开孟师傅的手说：“我憨、我傻，行了吧？跟你们说也说不清楚。”他有些生气了，觉得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是徒劳的，就不再吭气，去埋头擦车。

忽然，李经理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“那些破胎，你补了以后，还真都派上用场了，公司得谢谢你呀！这才来几天，好事就做了一大堆，又是修桌椅板凳，又是修停车场……哈哈……活雷锋嘛……”

“嘿嘿……”憨哥抬起他独有的大光头，受到表扬，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就搓着手说道：“我别的不行，干这些很在行呢……”

小个子王师傅平时出车最积极，在公司很少停留，偶尔看见憨哥，并不认识他，只觉得这人总在那埋头干活，就对着孟师傅的耳朵小声问道：“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？修理工出身？”

孟师傅想了想说：“可能过去是个缝鞋匠。社会发展这么快，他忽然就发了，又忽然就栽了。”王师傅又一次瞅了瞅憨哥，点头道：“像，像，是那个行里的人……”

这时的憨哥，已经把车收拾好了。李经理见他要出车，急忙嘱咐道：“开车悠着点，安全第一！”

憨哥条件反射似的立正，向李经理敬了个军礼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请领导放心！”

李经理一惊，茫然回道：“领导？我算哪一级领导呀，你别逗了！”然后和的哥们一起，猛地大笑起来。

憨哥不自在地收回右手，看着它，自己也笑起来：“嘿嘿……是不该敬礼的！嘿嘿……”他急忙驾车出去，背后又是一片肆无忌惮的笑声。

4 近日胡喜很得意，生意很顺，手风也好。没想到这个世界如此精彩，自己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获得了一条信息。别的哥们都不以为然，而他却打开手机，给广州方面和山西方面搭了个话儿，两家就成交了一个项目，按百分之十二的中介费，他一次就得了七万五。

“逗啊真逗！瞧我胡喜这本事，咱也进入款爷行列了。哩格楞呀哩格楞，咱是大款，咱发了，这理儿上哪去说？”他猴儿似的在街坊邻居面前上蹿下跳，耀武扬威，一说起话来，就像江河之水，滔滔不绝，唾沫星子满世界乱飞，喷在韩大妈脸上时，韩大妈刚要擦去，他便制止住人家，





·大众情人·

眯缝着小眼儿高叫：“福星福星，这可不能随便擦呀！俗话说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是你的干儿子，这就给你送点喜，也给我哥驱驱邪，接下来他就会飞黄腾达的，别擦别擦！”

这会儿，他扭动着瘦精精的身体，嘴里哼着“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”，和着录音机里发出的喧嚣声手舞足蹈。接着，他捋捋刚染的黄发，学着宋祖英的腔调，用女声唱道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，咱打开家门，迎呀么迎春风……”虽然捏腔捏调，可“好日子”三个词，唱得最准，真有歌后那味道呢。京剧他也行，尤其喜欢梅兰芳，在公园举行的票友清唱中，他的《贵妃醉酒》把人们唱得如醉如痴，连被邀请来的中国京剧院那位老琴师也忘了拉京胡，冲上来与他握手，博了个满堂彩。现在，录音机里正放着鞭炮的录音，满地都是五颜六色的小气球，他住了嗓子，又欢乐无比地踩爆地上的气球，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，震得墙上贴着的“喜”字也一颤一颤，整个小院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。

韩大妈大喘着粗气，和身着戏装的张主任、王大爷等人猛地推门进来，见到这个情景，全都大吃一惊。

由于身体发胖，张主任脸上全是豆大的汗珠。她下意识地擦了一把脸，脸蛋上红色的油彩抹到了鼻梁上，顿时没了《花为媒》中新娘子张五可的模样，倒像个拉纤保媒的阮妈妈了。她并没感觉到自己破了妆，只把胳膊抬得老高，用那上面的红袖箍来显示居委会主任的权威。她上前一步嚷道：“猴精，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王大爷瞅了瞅韩大妈，捂嘴笑了一声，转头提醒李大妈和陈大妈，要他们千万不要擦汗，然后对胡喜说：“大清早的放鞭炮，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啊！你小子歪，用个录音机，就整出这么大动静来，怪不得你能发财呢！”

胡喜从王大爷手中接过水果，热情地请大家吃，并学着戏里的腔调，抱拳笑道：“大叔大婶，乡邻高朋，小可今日，喜事来临，特请诸位，闹腾闹腾……”

韩大妈与胡喜同院。她是在小花园送走儿子上班后，才得到胡喜通知的，说是翻过皇历，今日大喜，央求她去市场买些水果，所以她才如此急急匆匆。此时见状，顿生几分怨气，红着脸说道：“得得得，别耍贫了！不是说小朱子他们说话就到吗？不是说你要搞个闪电战吗？不是说你要给街坊邻居一个最大的惊喜吗？你呀你，可把我当猴耍了！看你把这搞得乱劲儿……”

张主任望望胡喜，不解地说道：“小朱子？我说胡喜呀，你俩咋没到居委会去登记？虽说如今开放了，年轻人都喜好未婚先同居，可咱是老街坊，你是大爷大婶们看着长大的，你可不能赶那时髦，还是按法律程序办才好呀！”又望望韩大妈，说道：“怎么？这事你知道？你和胡喜这是唱得哪一出戏啊？”

胡喜嬉皮笑脸道：“报告主任，本居民不结婚，今天只是订婚，小朱子接她娘家人去了！”又拿腔拿调对众人说：“我知道规矩，我也知道大家伙忙，所以才用鞭炮声把你们招来，给我这晚辈壮壮声威，谁叫大家都是邻居呢？请，请进屋吧……”

张主任撇撇嘴道：“你小子，歪点子可真不少啊！”

韩大妈见大家站着，也尽起了地主之谊，说道：“我们这院儿小，憋哥整天迷迷糊糊，说是要修缮一下，可总是没时间。张主任呀，陈大妈，都快屋里坐吧。”

王大爷没有进屋，而是盯着胡喜问：“猴精，喜事啥时候办呀？”

胡喜回道：“快，快……说办就办，就这两天……”

这时，闻讯又从院外拥进一大堆男男女女，他们都在嚷：“憋哥办喜事？娶的是谁？”顿时院内乱纷纷的。

人群中，夹着一位五十上下的妇女。看上去，她却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。不知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还是现实中的巧合，她叫刘小庆，长得也酷似那位电影皇后。七十年代她年轻那会儿，街坊邻居们都追着屁股，喊她“大明星”。学生娃娃们只要一碰到她，就成了追星族，有的询问他和陈国军的婚事，有的打听她和姜文的关系，有的关心她最近的绯闻，而且越声明自己不是刘晓庆，人家越坚信她是刘晓庆。甚至到菜市场去买菜，那些河南的菜贩子们，也每每围着她，非要让给签名留念不可，搞得她实在无法正常生活，只好戴个墨镜，或者故意把脸蛋搞丑，用这种方法来面对世界。八十年代以后，直到二十一世纪，她的心情一直不好，与街坊邻居也少有来往，街道的文娱活动，张主任一般也不通知她参加。听说憋哥结婚，不知哪根筋绷了起来，她鼓足勇气，来到了这座她最不愿来的院儿。

胡喜是个人来疯，见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来，立马大叫大嚷起来：“错了错了，不是憋哥结婚，是我胡喜——是我要办喜事！”

刘小庆望着胡喜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心里暗道：“唉，我家文秀咋没和他成？这下全没戏了……来这院有啥意思，早知如此，八抬大轿抬我我都不来！母夜叉，谁稀罕到母夜叉这儿来呀！”转身就要离开。

韩大妈喊着“都进来呀，都进来呀，咱前街后院的，是该多走动走动，”热情招呼众人往里走。当她的眼睛与刘小庆对在一起时，顿时没了笑容。俩人谁也不先与谁说话，条件反射似的各扭各的脸。

王大爷看着这情景，心里暗道：“做思想工作，做调解工作，我都做了几十年了，可她俩呀……”不由叹道：“唉，一对冤家！”

院里正纷乱时，一群来搞人口普查的年轻人拿着登记本，也被这里的热闹劲儿吸引住了，他们喊着“啥事儿，咱也瞅瞅”，直往里挤，一眼看到了刘小庆，似乎明白了人们围观的原因，就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报纸说你偷税一千多万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在哪里坐的牢？那十几处房产抵押出去了吗？都说你倒霉之后，方才看清了世态炎凉，都说你没地方去，住在了小胡同里……”他们的好奇，搞得刘小庆气愤不已，她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申明自己究竟是谁了，而是骂道：“滚，滚，别给老娘哩格楞！”一转身，逃命似的离开了。

张大妈曾经多少次为刘小庆解过围，正准备上前说明情况，却见刘小庆走了，人口普查人员们也走了，忙高高喊了声“文秀妈，得空也到居委会坐坐”，就转身对胡喜说：“猴精，待会儿你还要招待小朱子娘家的客人呢。今儿我们就不进你喜房了，结婚那天我们一定来——现在我们得去参加秧歌比赛呢！”一挥手道：“走啊，走喽……”

在纷乱中，王大爷忙里偷闲，与韩大妈说起了悄悄话：“憋哥的事，你急也没用，有空还是要活动活动筋骨，千万要保重身体，你的心脏病……”韩大妈摇摇头说：“我有啥病？那小冤家的事弄顺了，我的心病就了啦。”王大爷笑笑：“嘿嘿……憋哥也真是的！可是你，你比前一阵瘦多了……”





·大众情人·

张大妈挤开人群，见状捂嘴而笑，冲王大爷嚷道：“挪不了窝了？你们俩唱的是哪出戏啊？我今天真不该画这个妆的，倒不如韩大妹子来新娘子得了！”

陈大妈、李大妈等人哈哈大笑。王大爷顿时不好意思了，辩解道：“这哪儿跟哪呀？你们就喜欢瞎起哄，哦……咱去演戏……”急忙跟众人一起往院外挤。他的眼睛，仍回望韩大妈，脑袋撞在了门框上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更逗得众人笑做一团。

胡喜见张主任他们走后，其他街坊邻居也都陆续散了，就扶着门框，一个劲地喊叫：“别介别介，都别走啊，我还有节目呢……”此时的小院，录音机里扔在响着鞭炮声，满地都是五彩缤纷的碎气球片儿。

韩大妈望着狼藉的一切，只好自己动手拾掇。她叹着气说：“你呀你，做事总是毛毛躁躁，瞧你搞的……”

胡喜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说道：“你瞅着乱吧？越乱越有味道呀，越乱越有意思！这样，不是更显得喜庆吗？”不由伸长脖子，向院外张望道：“小朱子，怎么还不来？”

他俩正说着话，小朱子进了院儿，见状就嚷道：“胡喜，你这是搞得什么鬼？看看，像打了败仗似的，又像遭了匪劫似的。”

韩大妈没有顾得上和小朱子打招呼，而是瞅着院外道：“快快，请你娘家人进来呀！”一时手足无措，不知干什么好了。

小朱子说道：“大妈，他们今天有事儿，不能来了。”

“这……要人玩呀？”胡喜嘴巴张得老大：“这不自忙活了？”

5 立交桥交错纵横，各式汽车，如河在流……憨哥迎着朝阳，开车在路上行驶，可他的脑子里却总在翻来覆去地想事儿，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嘀咕着：“我没犯错误呀！谁害我？是我错了？还是这个世界错了？”

他的车上，安了一个小小的弹簧芝麻官俑人儿，看上去煞是可爱：这家伙白鼻梁，三角眼，咧着大嘴乐个不停，两个帽扇在汽车的运动下忽闪忽闪，使他不由瞅着它说：“笑？你不是在笑我吧？我知道你是清官，你说说看？”那芝麻官被路上的小坑颠了一下，连脖子带身子，更加夸张地舞动起来。

看着它那滑稽样子，他情绪似乎好多了，下意识地抠抠脑袋，说着“不追究了，糊涂就让他糊涂去吧！不管咋说，我还是我！”就不再去想自己为什么喝醉，为什么好端端的头发被人剃掉，为什么……他知道光头会使人清醒的道理，却发现要想清醒，就应该不想事情，越糊涂越好。于是，他用手拨了芝麻官一下，说道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最没有烦恼的，我该向你学呀！”那尤物的身体前后摇摆，发出声来：“你好，请坐稳……”

千姿百态的女士，姹紫嫣红，在车外缓缓地流动；汽车与佳丽们，组成北京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下了立交桥，憨哥就拉了一位年轻女士，只觉得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。他本来想跟她聊聊，说些李经理才教给他的奥运宣传内容，做一个合格的首都的哥，可那女士一上车就对着小镜子画妆，根本不理他的茬。

忽然，她彤红的嘴在镜中尖叫起来：“过啦过啦！有这样开车的吗？”一转头，耳环闪闪发亮，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来。她的确爱咋呼，而且声音特大，接着又尖叫道：“这是到哪了？你咋不认识道儿？”

憋哥减慢了车速，对她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段不能停车，你瞅那标志……”边说边将车程表扣下去，又激起那女士“黑车呀，咋不敢打表”等一连串的指责。他一时脸憋得通红，恨自己脑子反应慢，嘴巴更加迟钝，忙解释道：“你坐稳了，这段路不收费，算我送你了！”

这女士名叫李亚男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长得有模有样。也许是被这个社会宠惯了，所以见到男士，就习惯于颐指气使，而且喜欢一惊一乍，大惊小怪。她优雅地看着皓腕上的手表嚷道：“瞅瞅，这都几点了？我还有急事儿呢！真是的！”

憋哥笑道：“嘿嘿……没法子呀！这就给你停……给你停……”车在马路边规定的区域缓缓停住。李亚男交了钱后，憋哥认真地核对一下记程表，然后给她撕票。

“真啰嗦，”李亚男夺过票就急匆匆离席，拉起她的摩登包带子，关门便跑。哪知动作太猛，那包却被夹在了门里。“哎哟妈呀”一声尖叫，她跌倒下去。憋哥急忙下车，过去扶她。她却气恼地甩开他道：“都怪你！”

街边仍是佳丽如流，玉腿如林，不时传来清丽的笑声。

憋哥“嘿嘿”着将包给李亚男弄好，见她连一句谢的话也没说，匆匆离开，就准备上车，继续拉活，可背后忽然传来一片女人的脆笑——他不由转身，才发现刚才那位高傲女士的高跟鞋跟儿断了，走路一高一低，十分滑稽，惹得满街哄笑，他也被逗乐了。

“这叫我咋办？”李亚男冲着憋哥尖声吼：“什么破车！”

憋哥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……”

望望四周路人，都在笑她，李亚男又见憋哥也如此，就冲憋哥道：“你也来取笑！我是因为坐了你的车才搞成这狼狈样儿的，你得赔我损失！”又指指点点道：“大光头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街上过路靓妮们全都捂嘴而笑，叽叽喳喳说道：“上街呀，最怕的就是这事情！这女的惨喽！今儿在街上，她成了现世宝，供人参观呢！”有人好心提醒道：“喂，生气有什么用，还不快去修修？嘻嘻……”

李亚男感激地说着“是该修呀，否则把人就丢大了”，向四处张望再三，始终没发现补鞋的。正失望时，一回头，却愣住了——原来她看见，憋哥从汽车后箱里取来了一个工具包，赔笑要过那鞋，对她说道：“拿来，我给看看。”

李亚男惊异地交出鞋去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你……你会吗？我这可是表妹从美国带回来的呀，名牌，真正的世界名牌。”

“甭管哪儿的，坏了就得修，”憋哥熟练地给鞋上胶，然后修了起来。他瓮声瓮气说：“弄好就能穿了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李亚男好奇地望着蹲着干活的憋哥，态度逐步变好，说道：“那也是的。”见憋哥动作麻利，又是一惊一乍道：“哇！你真会缝啊！你可能不是开出租车的吧？”

憋哥蹲在马路沿上，边缝边侧脸反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也觉得我不像？那你说说，我是干什





·大众情人·

么的？”

李亚男脑中闪现出那些穿着绿军装，躲在胡同口找活干的外地人的形象来，指着，他，坚定地说：“师傅，你是缝鞋匠。”

“缝鞋匠？嘿嘿……” 憨哥又低下大光头干活了。他下意识地将缝鞋的黑丝线打成结儿，一条一条挂在耳朵上。在缝鞋时，他又很熟练地一条一条往下抽——显然，这是他的一个习惯。由于被人误解太多，不想解释什么，他边干边说：“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这没关系！”

李亚男又警惕起来，脱口而出道：“你开车有本儿吗？”

“本儿？有啊！” 憨哥停了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搞的，我干什么事人家都怀疑？我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？我……”

李亚男望着正在发愣的憨哥道：“喂，快缝呀！”

“哦……哦……” 憨哥又缝了起来。他的身边，花裙玉腿不断地流动，如遍地盛开的花朵似的。他瞅一眼，就自己对自己说：“嘿嘿……多少年没回来了？如今满世界全是女人……” 一不留神，针将手指扎破了，急忙收回神来道：“哦，哦……这就缝，误不了你的事儿。”

李亚男又大惊小怪起来，尖叫道：“哇，手指扎破了！快包包！”

憨哥将手指放在嘴里吸了吸，然后拿出来，朝地上用力摁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 手上果然不流血了。

李亚男见他真的会修鞋，而且会修高级鞋，反而不好意思道：“师傅……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可就栽了！你真手巧呀！”

憨哥低头干着活儿，说道：“我笨死了，学啥啥不会！” 这不是谦虚之词，而是他的亲身体验。因为前一阵子，胡喜嚷嚷着“如今的时代，不会电脑就算是文盲，就要被淘汰”，非鼓动他去学电脑不可。然而，他交了钱，买了书，到培训班去报了名，却怎么也学不会。那字根表上的口诀，又怪又拗口，把人搞得头昏脑涨。更可气的是，自己的手指，和键盘根本不配合，想着要摁第一排键，偏偏摁的是第二排键，学来学去，最终连“韩革”这名字都不会打，果然就成了二十一世纪的新文盲……

李亚男没有注意憨哥在嘀咕什么，她一只腿金鸡独立，双臂张开，时不时地跳着，以保持身体平衡。随着“哎哟妈呀”一声尖叫，她没能站稳，倒了下去。憨哥慌忙去扶，但又不太敢碰她的身体，只能在一旁指挥：“脚趾用力，就站稳了！” 好一场忙乱，等李亚男站定之后，他却忘了挂在耳朵上的丝线，递过修好的鞋，望着她笑道：“就这么着了，穿着试试吧！”

扶住憨哥肩头穿鞋，李亚男一用力，却把憨哥弄倒下去，四肢朝天，光头着地，惹得过往的男女老少开怀畅笑。李亚男急了，尖叫着“脑袋撞破了吗？要紧吧？” 上前来扶憨哥；他却无论如何不肯，挥着手说：“我没关系，没关系！你不是有急事儿吗？快去忙吧！”

李亚男穿上那鞋，觉得正合适，非常高兴，再看一眼地上的憨哥，知道他并无大碍，说声“师傅，谢谢你啦！” 憨哥已经起了一半身，见李亚男来扶他，一紧张又倒了下去，擦着汗说：“我……我就怕女人，怕女人碰我……”

路人见状又一阵大笑，不知谁还唱起了《女人是老虎》的歌儿。

第二章

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理就不理！

1 憨哥的家十分普通：前半部分，有桌椅、柜子、床铺等，都很旧；后半部分有一挂帘子，里面显然是憨哥的床。

收拾完院儿，韩大妈把胡喜和小朱子叫进了自己屋里，精神似乎也比早晨好了许多。三个人说得很开心，笑声不时从屋里飞出。

小朱子上来揪住胡喜脸皮，不让他继续瞎吹乱侃了。韩大妈却擦着因笑而出的泪，接着追问：“猴精，别听小朱子的，快说快说，后来呢？”

胡喜一边挣扎一边说：“她呀，当真去相那小帅哥儿去了。一见面，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，你猜怎么着？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头儿呀！哈哈哈哈哈，人家把她卖了，她还帮人家数钱呢，这就是小朱子干的事！”

韩大妈又是大笑一番，说道：“征婚，把人都征傻啦！”

小朱子红着脸就打胡喜，笑骂道：“叫你再编排我，叫你再贫！别动呀，别躲呀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”

胡喜边笑边告饶：“夫人手下留情，小可再不敢宣传你的光荣历史了！”

小朱子住了手道：“搞清楚点儿，还没结婚呢，谁是你夫人？”

“我可是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胡喜用手指着自己家道：“你刚看过，结婚物品不缺啥了吧？就缺你来当新娘了……”

小朱子推了他一把道：“去你的，我还没有享受完自由呢，谁稀罕住你的金屋……”两人笑闹起来。

韩大妈捋捋头发，正色说道：“别闹了，还是接着说正经事儿吧！”她急呀，瞅着人家热热乎乎，而自己的儿子却……情绪又低落下来。

胡喜举笔和纸，高声嚷道：“大妈，这不正策划着呐！”

韩大妈叹口气道：“我这儿子呀，有你一半灵气，我就阿弥陀佛了！他人又憨，还偏偏爱认死理儿，犟得很呢，真拿他没办法呀！”

胡喜忙说：“大妈，你别急嘛！我哥是有点那个，可做弟弟的，决不会袖手旁观！对我哥光荣而艰巨的征婚事业，你老可不能灰心丧气。毛主席说，在困难之中，要看到光明，看到希望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……”

“得得得，要贫呀？”韩大妈推他一把道：“又逗我玩儿，是不是？”

胡喜解释道：“哪能呢？这不，征婚广告又另弄了一份，绝对地道，绝对专业，绝对有水平……”





·大众情人·

小朱子拧住胡喜的耳朵道：“甭废话，再润润词儿！”

韩大妈苦笑几声道：“唉，甭提那征婚广告！说的是你韩大哥年纪老大不小了，人又老实，性情又温和，手脚又勤快，心肠又善良，得赶紧优先解决。征来个小朱子，长得也水灵，嘴巴也会叫人，处事也通情达理，可就是……唉，闹了一场乐子，她却成了你胡喜的媳妇。天底下，有你们这样办事儿的吗？”

一席话，把小朱子说得不知如何回答了，她一脸窘迫，嘴皮子也不利索了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了半天，竟没有一句囫囵话。

胡喜想说明那件事，但又怕越说韩大妈越生气，就停笔道：“大妈呀，我的好大妈，又来了，又来了不是？小朱子本来是冲我哥来的呀！那时候，她可是奔着结婚来的呀，不信你问她……”

小朱子脸一红，摇着韩大妈说：“我当初——大妈呀，我本来——我真的——我向你发誓——我……”

“算了算了！”韩大妈打断了小朱子的话说：“我不是怪你们呀！其实，胡喜儿也跟我亲儿子一样。今天瞅着你俩怪和睦的，说不定是命中安排，就该如此呀！大妈我看着眼热，也为你们高兴呢！”

胡喜忙说：“那是那是！大妈呀，为了哥早日成家，我胡喜甘愿上刀山、下油锅，他没解决之前，我决不结婚！”

小朱子笑起来道：“谁稀罕跟你结婚！”

“要结要结！”韩大妈认真起来，拉着他俩的手说：“不过，丑话说头里，你们大哥的事儿，可不能撒手不管呀！”

胡喜和小朱子在韩大妈一左一右摇她道：“好大妈呀，你就放心吧！”

2 送走李亚男，憨哥收拾好工具包，正准备开车，手机响起，他听了听，急忙回话：“喂，对，是我是我……”

街上，各式各样的车在飞奔。一辆崭新的红色尼桑从憨哥身边驰过，非常醒目。车里，一位身穿民航制服的空姐，正兴奋地用手机打电话：“你是韩先生吗！你的征婚广告我看过。前一阶段，出航美国，航班任务紧，最近才回国休假，咱俩见个面，好吗？我叫肖铃，在航空公司工作……”

憨哥已听得满头大汗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你听我说，那广告是朋友给发的……是的，是的……不过已经过时……”

车在走，那位名叫肖铃姑娘，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，仍在笑着通话：“我对先生你的条件很感兴趣呀！什么？没关系，人没错吧？”

“没没……韩革就是我，我就是韩革，”憨哥说：“你听我说，我真的忙，不愿谈恋爱，请你谅解！”

由于职业关系，肖铃比较西化，说话办事都是快节奏的，她对着时尚的手机又是一番大笑：“忙？这哪是理由呀！你听我说，咱俩一个小时后见面谈。爱情这东西，关键是看缘分！怎么样？韩先生，欧罗巴俱乐部，咱不见不散，就这么着了！”

憨哥脸憋得通红，说着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而手机中却是不息的笑声。他还想说什么，对

方已挂机，只好无奈地苦笑几声，骂道：“都是胡喜这小子干的好事！”又内心自问自答：“这咋整呢？不理睬她！对——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理就不理！”

他一踩油门，开车上路，拉客去了。

3 韩大妈与胡喜、小朱子，仍在屋里商量着为憨哥征婚之事。

胡喜说：“大妈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，我哥的这事儿，包在我俩身上了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谁说我哥不听话，他也许不听你的话，可他最听我的话了！我计划着，最好是我们和大哥的喜事一起办，这才叫……”

韩大妈瞥了他一眼道：“天桥把式，光说不练！”

“练！练！你这就看好儿吧！”胡喜拿起已经写好的纸，学着播音员的声音读起来：“韩先生，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时髦青年，具有开拓眼光的未来大企业家，未婚白马王子，现年二十九岁……”

韩大妈挥手打断胡喜的话，叹口气道：“唉！甭念了，那是老皇历了！说话间，他都三十挂了零，还在打光棍儿呢！”

小朱子安慰她说：“大妈呀，你不懂恋爱心理学呀！二十九跟二十一是一档。人们常说的‘二十来岁的小伙子’，就是这个概念，写三十岁，人家会想他有三十三、三十五、小四十，可就是质的不同了。”

胡喜嚷起来：“我向全世界宣布，咱哥只要没有娶上媳妇，就甭想过坎儿——永远都是二十九！”

小朱子笑着推了他一把，韩大妈这就催促道：“小猴精，亏你想得出，二十九就二十九吧——快，再往下念！”

胡喜干咳一声，接着念道：“有稳定经济收入，车房俱全……”

韩大妈“嗯”了一声，指着胡喜嚷叫：“你们以为他真是大款？真是老板？弄点虚词还可以，要真说什么‘车呀房呀俱全’，在哪儿呢？别逗我玩儿了！”她立马生了气，上去要撕那纸。

“别介，别介！”胡喜安抚韩大妈说：“我的好大妈呀！这就叫：实——事——求——是！”小朱子也上来劝道：“大妈，咱这房虽然破点儿，不也是现成的吗？如果拆迁，政府还不是要给几十万？”

大妈说：“车呢？”

胡喜笑道：“那夏利，虽说是公司的，可咱不是押进了几万元吗？我哥那单位可是股份有限公司呀，和比尔·盖茨的微软公司，和张瑞敏的海尔集团，和李嘉诚的长江股份公司，性质都是一样的——好好赖赖，咱也是股东呀！”

小朱子夺过胡喜手中的纸，边看边说：“大妈，这次的，可比上次的好，字字句句，我俩都反复琢磨过！”胡喜也上来帮腔：“大妈呀，再说了，如今是市场经济，人们看重的，不是国家机关，而是物质基础。”

“他有什么物质基础？”韩大妈挥挥手道：“尽瞎吹，非闹出事儿不可！”

胡喜赶紧解释道：“咱这征婚行动，也是战略行动，总得紧跟国家形势吧——也就是说，要有泡沫经济——泡沫广告因素，才能成功呀！你看人家日本，之所以成功，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





·大众情人·

代，就是‘泡沫’起了作用，才创造了奇迹。”

“泡沫？”韩大妈笑道：“你说的那些，一会儿美国，一会儿日本，全都不着边际。这一回，你如果给我泡汤了，看我不打你猴精的屁股！”

4 憨哥想着另外的事儿，把车也尽量往左边开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轮胎撞着了马路沿子，芝麻官疯狂地摇晃着，发出一串“你好，请坐稳”的叫声。他一打方向盘，车轮又驰向了快车道。速度渐渐快起来，他却越走越发愁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行，对人要有礼貌……肖铃？空姐？我是大丈夫，我不能做缩头乌龟，得当面向人家解释清楚……如今，骗钱的有，骗感情的更多，人家把我当成骗子咋办？”想到这儿，他将车在路边掉了个头，朝相反方向开去。

过了一个小时，肖铃已经将车带到了约会地点欧罗巴俱乐部。这儿的确很豪华，许多外国人出出进进，全都彬彬有礼，举止有度，毫无拘束之感，仿佛他们是到了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。肖铃习惯性地向与自己打招呼的人们微笑着点头，从大门款款而入。

一位欧式打扮但并不是金发碧眼的中国女领班，一见肖铃，就笑迎上前，说道：“肖小姐，嘻嘻……你今天可是迟到喽……”

肖铃不解地问：“人已经来了？”女领班告诉她：“是呵，在雅间，跟我来吧！”就领着肖铃前行，而肖铃却疑惑地边走边自语：“这位韩先生，嘴巴上推三推四，心里怪热呀，他倒挺积极的……”

这是一座涉外高级饭店，广场上停了许多车，有宝马、奔驰、尼桑，也有夏利、富康、奇瑞，一群群外国人一会儿乘车走了，一会儿又拎着大箱小包乘车来了，忙忙碌碌，熙熙攘攘。门前的保安，身着拿破仑时代的服装，胸前亮着猪奶似的两排扣子，殷勤地为客人们开门，拎物，引导……

憨哥觉得自己来晚了，他把车停住后，慌慌乱乱向前走去。望着这大厦，这广场，这人流，心里不免有点胆怯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像是到了国外呀，她是中国人，怎么喜欢这鬼地方？”两个笑眯眯的保安，一口一个“先生”，熟练地为他开门。他愣了片刻，以为是给别人开的门，但抠抠大光脑袋，向四周望望，此刻门前仅他一人，便“嘿嘿”而笑，走了进去。

与此同时，肖铃被让进一个名叫休斯敦的豪华雅间，一进去便喧声四起，她呆住了——原来，在火箭队大中锋的中国小伙姚明的巨幅照片底下，像比赛时半场休息进行美女表演似的，小丽、小芸、小芹等一群女大学生，举着手臂，晃着秀发，热烈地喧闹着，欢笑着，比过节还高兴。

小丽扭了一下腰肢，仰头大笑道：“肖铃姐，你啥时候从美国回来的？可把姐儿几个想死了！快快快，愣那干什么？”

小芹捋了一下红头发，发现其中的绿丝仍在眼前飘舞，就用嘴将它们吹开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你答应请我们吃西餐的！”又对服务员笑嚷着：“快上吧……还是老样子，多上些糕点，各式各样都要……”

小芸没小丽和小芹那么疯，也没有穿露脐装，甚至连本色黑头发也没有染成其他颜色。她见肖铃痴痴呆呆地望着她们，就上前拉住肖铃的手，笑道：“姐，快坐快坐……我们这就要毕业了，你快给姐儿几位支支招吧！如今呀，爹妈好不容易把我们供完大学，毕业就等于失业，人才交流会到处都是，可找工作比登天还难呀！”